



最美的故事，就是最美好的遇见。



## 遇见，如此美丽 ——读克莱儿·麦克福尔《摆渡人》

孙敏瑛/文

女孩迪伦坐火车去看望因为离婚而与她十年未见的爸爸，所乘坐的火车在隧道里发生了事故，女孩的灵魂离开了原来的身体，被灵魂摆渡者引导着穿过荒野，去另外一个世界。

灵魂摆渡者所要做的，就是在引导灵魂从这端到那一端的路上告诉灵魂们，他们已经失去原有生命这一真相，并尽心尽力帮灵魂不受地狱魔鬼的侵扰——他们阴险邪恶，饥肠辘辘，举止疯狂，一旦抓住从荒野穿过的灵魂，就会将他们撕碎吃掉，或者拖到深深的水底，把灵魂变成他们一样的角色。他们在荒野上嘶吼，令所有的灵魂毛骨悚然。

在摆渡不同的灵魂之前，摆渡者都会化身成所要引导的灵魂喜欢的样子，所以，出现在不同的灵魂面前，摆渡者的形象是不同的。因车祸而亡的五岁的小男孩所看到的摆渡者，是一个圣诞老人；在一个阵亡士兵面前出现的时候，摆渡者身穿军服，是一个高个子，有一头棕色头发……而这一次，出现在迪伦面前的，是一个少年，他告诉她的名字是“崔斯坦”，他有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钴蓝色的眼睛。而她的眼睛，则是绮丽的湖水一样的绿。

一个是纯洁的灵魂，另一个是温暖的摆渡者，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情愫发生？会的吧。

他在帮助她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从起先的隔膜冷淡，到情不自禁地袒露心迹，互相信任，谁能想到呢，一

个灵魂，可以爱上一个摆渡者。越来越深切的吸引让血液在血管中歌唱，令温暖的空气中带着微风……这便是爱了。

然而，他们的相爱，不可以有结果。和众多所引渡过的灵魂一样，当崔斯坦将迪伦护送到另一个世界后，他在她身后消失不见了。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绝望。她觉得身处另一个世界的她，内心想要找的不是已故的亲人，而只是渴望着，能和崔斯坦在一起。

她果真上了路，她打开门，回到荒野，独自一人心怀恐惧，和恶魔搏斗，她坚强无比，因为能遇见崔斯坦的信念支撑着她。

在遇见过的成千上万的灵魂里，他独独爱上了这一个，而就是这份爱，促使坚定而勇敢的她回来，就是

这份爱，让他勇敢地抛却常理，两个人一起，回到迪伦出事的列车上。

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明明是未知的世界，却被演绎得如此精彩，整个故事有让人惊心动魄的和恶魔搏斗的情节，也有温馨的饱含爱的思念。

他们最终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嗨。’他喃喃地说，伸出一只手轻柔地拍了拍迪伦身上的毯子。他的手指顺着她身体一侧慢慢滑过，最后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嗨。’她也轻声回了一句，嘴唇颤抖着露出了微笑，‘原来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最美的故事，就是最美好的遇见。这个故事让人明白，有时候，爱情可以挽救一切，甚至是原本要坠入深渊的灵魂。

书目推荐 ))

### 《王子与贫儿》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长篇小说。用很久以前就在英国流传的《王子和侍从》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一个贫苦儿童汤姆和一个富贵王子爱德华交换社会地位的童话式故事，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成为马克·吐温作品中风格特异的一部。  
延边大学出版社

### 《乞力马扎罗的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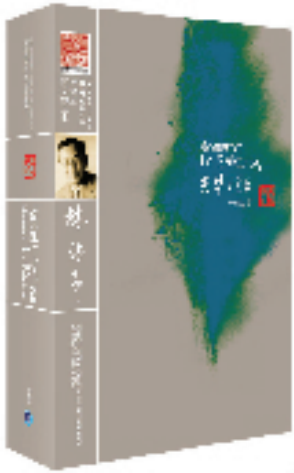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对一个将死之人面对死亡时的精彩描述。后被改编成电影。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敦煌文艺出版社

### 《京华烟云》



林语堂旅居法国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英文书名为《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是他转译为中文后的书名，也有译本将这本书译为《瞬息京华》，1939年发布首版英文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基因编辑，改写人类的未来 ——读《上帝的手术刀》

赵青新/文

上帝造人只是神话。但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基因编辑赋予了神话成为现实的可能。

想想看，如果用基因手术改造人体细胞，可以阻断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异化，还可以控制人体内部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这样一来，比如白血病、HIV、白化病、亨廷顿舞蹈症、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等一系列难以攻克的天、后天疾病，都可以得到治愈的机会。事实上，基因手术已经取得了以上疾病的小范围临床成功。

推而广之，既然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健康的身体，那么，我想变得更漂亮呢？双眼皮、高鼻梁，甚至把黑发变成金发。或者，我想延缓衰老，永葆青春。我还想要聪明一点，智商、语言能力、分析能力、气质等都要有大幅提升。哦，还有我的孩子。能不能通过基因筛选，在先天上保证他们的优秀？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个钢琴家，所以先天设计时他的手指一定要足够长，还有

他的听力敏感度也要上调。

但是，规划设计好的新生儿，他们拥有独立的生命和人格吗？或许，他们只是满足家庭期待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千篇一律的所谓“优秀”个体，他们真的能承担社会进化的职责吗？如果有钱有权的家庭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进一步固化。须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普遍的法则。

浙江大学教授、“文津图书奖”获得者王立铭，把基因编辑比喻成“上帝的手术刀”。王立铭很会讲故事，擅长打比方。他还以剥洋葱的方式，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逻辑清楚地推进发展的脉络。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在幽微无绪之时，突然间峰回路转，天地开阔，我们体验到了科学家们经历过的那些困惑、激动、惊讶和狂喜。

由“达尔文的麻烦”开始，然后是孟德尔那几颗不起眼的黄豆，曲径通幽，殊途归一，现代遗传学揭开了序幕。懵懂混沌的原初研究时代，科学家首先想搞懂“什么是遗传物质”，20世

纪中期，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有关双螺旋的发现大致完成。在那之后，科学家们主要解决“怎样做”，如何让基因研究为人类所用。这是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这不仅是人类战胜疾病的过程，也是商业资本的追逐，以及人性较量的过程。

在与病毒感染的斗争中，人类无疑处于战略劣势地位。我们的基因组很庞大，任何一个基因发生复制错误，都会使人类生命受到威胁。科学家的设想：寻找DNA长链上需要编辑的位置，拿一把剪刀剪两个断口，把错误的DNA片段拿出来，换上正确的序列，再用针线缝补好就行了。具体的实施过程，显然不可能简简单单完成。

想象一下王立铭描绘的场景。我们的人体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经过数十万亿次的细胞分裂，受精卵细胞中的DNA分子经历数十万次的半保留复制，才造就了你我今天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体内的DNA分子总长度已经扩展到了上千亿千米。每一点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大错。比如，18岁男孩杰西·基辛格的死亡，不该发生的悲剧

引发公众的质疑，无辜的生命付出了代价，科研本身亦一度停滞。

锌手指蛋白组合何以成为基因组GPS？转录因子为何具有准确识别和结合特定DNA序列的能力？科学家怎么利用病毒把特定基因运到指定位置？如何克服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副作用？哪些是合适的天然剪刀、机械手和针线？怎样确保修补的精确性，不会出现丢失或者增加？每一个细节的完成，每一个步骤的推进，就像一场场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的战役。

回望过去的百余年，尤其是最近的20年，从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直到2015年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所进行的人体胚胎实验，伦理语境下的批评和争议一直伴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双刃剑的效应让人们忧心忡忡。对于基因编辑这种技术手段的推进，王立铭说，“最终一定会从科学走向伦理学，触及人的定义、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等终极问题”。通过本书，他清楚地揭示，科学的脚步不能停止，在两难的境地中不断摸索、尽力平衡。无论如何，这注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 底层身份及其超越可能 ——读《乡下人的悲歌》

林頔/文

“身份”是一个标签。一旦降生在某个家庭、某个地区，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是底层、中层，还是上层？身份如影随形。终其一生，或能改变，而这改变的过程，通常是一曲悲歌。

对于J.D.万斯和他的家族，聊可欣慰，改变已经开始。这个1984年出生的乡下男孩，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写了一部感动全美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认为他是“美国工人阶层的代言人”，并用此书解读“特朗普为什么会赢”。

我想，是美国民众普遍的厌倦情绪，他们厌倦了精英政治，厌倦了这么多年凝滞不变的生活。他们希望多一些改变的可能。这种可能，或许来自于和万斯一样的故事。

这是一部家族传记，纵贯祖孙三代的生活。故事从1940年代开始，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杰克逊村庄，一对初尝禁果的少男少女，打算私奔离开

家乡。接着，他们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怎样了呢？

了解社会学的人，可能都知道罗伯特·S.林德夫妇合著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这部经典以1920年代的米德尔敦为代表，分析了美国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大量新兴的城镇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精神异化。以《米德尔敦》来观照《乡下人的悲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有力例证，万斯家族就是这股洪流裹挟其间的典型样本，相比而言，他们的起点更低，身份更尴尬，处境也更窘迫。

本书绝不止于励志传奇，它是一曲忧伤的老情歌，轻轻地流淌，唱给自己，唱给亲人，唱给过去的岁月。阿嬷、阿公、阿姨、叔叔、姐姐，还有最重要的妈妈，每个人都长期地与生活作斗争，与贫穷、酗酒、暴力、愚昧、毒品对抗，时而淹没，时而沉浮。J.D.观察着，感受着，琢磨着。他意志坚韧，得以幸免于难。因为他尚有阿嬷的庇护，此外，即便沉醉酒精的阿公，或嗑药上瘾的母亲，在某些清醒而归返的时刻，

他们亦有温情的表现。生活的重担沉沉压在心上，宣泄愤怒往往冲着亲人，悲凉莫过于此。然而，翻转硬币的另一面，彼此的舔舐传达暗夜的微暖，抽离所有积怨，治愈那些过往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伤痛。

撕裂的伤口，呈现的不仅是家族的创痛，也是城乡分裂的沟壑。每个人灵魂深处都烙印着对农村旧式生活的刻痕，在那里，人的所有需求，包括物质和情感，都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直接的方式得到满足。那种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或者更早的时候，就逐渐从美国消失了。就阿嬷和阿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的价值观里还依稀留存着旧影，仍然坚持着以往生活继承的道德取向和期望。米德尔敦是一个可以提升社会层次的地方，这里的飞速发展要求把旧思想、旧观念和旧习惯都抛诸脑后，萎缩的乡村和膨胀的都市，两者的巨大差异，加深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漂泊感。

J.D.万斯是这个城市移民家族的第三代，他的亲人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缩窄了文化的鸿沟，最终借助教育达到了

身份的跃升。它是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完美统一。J.D.并非从小就有奋斗意识的有志青年，直到高中都还是经常逃学的学渣，他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时间，后来参加了海军陆战队，随着阅历的开阔，他才升起了求学之心。耶鲁大学以其开放性的教育思维和独特的选材眼光同意了他的入学申请，并以高额奖学金帮助了这位普通的贫困学生。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美国神话。

我国学者吴军曾经在2014年前后，陪同女儿遍访美国名校。他认为，耶鲁是最崇尚自由的美国大学。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也会给他们以自由并且保护他们。耶鲁的教育理念和我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很接近。孔子说过，“有教无类”。教育是打破整个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我们看过太多的愚昧刺股，我们看过太多的含辛茹苦。近段时间的舆论再次聚焦衡水中学模式。是的，这个模式有着太多的不足取。但是，假如为实现公平而搭建的教育桥梁坍塌，怎能阻止人们去攀爬那危险的天梯呢？